



语言学论纲

邢公畹题

张旭 /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本书获天津师范大学科研成果出版基金资助

语言学论纲

邢公田题

张 旭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语言学论纲 / 张旭著, 一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ISBN 7-201-03907-5

I. 语... II. 张... III. 语言学—研究 IV. H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7371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赵明东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政编码: 300020)

邮购部电话: 27314360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市昌盛纸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字数: 200千字 印数: 1-1000

定价: 18.00元

序 一

立秋后约十数日,张旭教授来电话,嘱我为他脱稿的《语言学论纲》作序,心里高兴之余,很为他如此迅捷地写出理论宏著而感到意外。及至读到这部书稿,更是佩服他,为他的新成就而欢欣鼓舞,也为我国语言学理论研究有新成果而欣慰!

近半个世纪以来,理论语言学在西方和俄罗斯有长足发展,中国语言学界的理论研究却比较滞后。我们既极少语言学理论的专业研究人员,一般研究汉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的学者也鲜有问津普通语言学的。理论研究界经常是一片沉寂。语言学者们大多避开或漠视一般理论,而着力于具体语言事实的分析和具体语言学问题的研究。当然,重视材料,讲求实学,是很好的,是研究者应有的作风。但是在强调这种作风的同时,有意无意地把从事理论的探讨与实学对立起来,使理论研究遭到冷落,总让人感到遗憾。要缩短我们语言科学的总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我想,理论研究能否搞上去毕竟是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学论纲》的问世,就显得不寻常,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20世纪末,马学良、瞿霭堂《普通语言学》和吴为章《新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先后出版,结束了徐通锵《历时语言学》和《语言论》的一家独鸣;而《语言学论纲》继之而出,就终于突破理论研究的沉闷局面,在我国语言学坛上绽放出一簇绚

丽的理论之花。

《语言学论纲》这一新成果所以难得,尤其在于作者一向并非理论专业工作者,从未在理论语言学领域崭露头角。他主要研究汉语方言和汉英语对比与翻译。但是他研究视野广阔,深入到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语义学、词典学以及翻译学等各个部门,还广泛地涉猎语言获得理论、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加之又有很好的数学和英语素养,这就为研究一般理论问题,为把考察具体语言现象的心得升华为一般理论,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洞察一般理论的重要性,对它深感兴趣,以至给研究生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而且能充分利用自己已备的条件,随时结合具体语言事实的分析而思考普遍性的理论问题,在教学、科研和行政事务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不顾休息,废寝忘餐,潜心研究语言学理论,及时把心得表述成书。这是一般的学者难以做到的。我长期以来就苦于无法做到。60年代前半段,我曾先后讲授“语言学概论”和“普通语言学”,分别印发过讲义,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又连续给研究生开设“语言理论”,把新写的讲稿改动过多次。尽管如此,竟没有勇气拼搏一番,在理论语言学方面竭尽余力。如今捧读张旭教授的大著,真是惭愧不已!

粗阅一遍这本著作,留下的总的印象是:兼顾多方面而又有重点,稳健而又不乏创新。细一点的感觉是,表现出了至少以下几种特色:

第一,语言本体论与非本体的论说在分量上几乎一致,各占的章数及篇幅都大体相当。这是对当代语言学研究实况的一种较好反映,也是周到地考虑适合于读者了解语言学理论方法多个重要方面的结果。

第二,对于语言学演进的介绍和评述置于书的后部,且要而不繁,简明得体,使读者既较易理解,又能与作者一起作研究经验的历史概括。

第三,以语言学传统的观点、方法为本,对现代语言学新的观念和路子也有所借鉴。较多吸取美国结构主义的合理成分,如在语法方面就参考了结构主义代表人物之一——赵元任的不少见解,表现出了对赵氏十分推崇的倾向。

第四,在语言本体论中重视词汇,使之居于与语法、语音、语义平行并列的地位。这与现代西方语言学无视词汇现象、不建立词汇学和词汇理论的做法相反,而是沿着前苏联语言学和我国语言学全面看待语言各要素的合理道路而进,坚持了视词为重要枢纽、视词汇为语言材料实体而都必须认真加以研究的正确观念。无论中外,本书应该是首次把较为充实的词汇一般理论引入理论语言学著作。将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可以预期的。

第五,在言语的分析研究方面,重点突出了语言获得理论。作者设两章十节作系统、详赡的介绍和论议,多有中肯的见解。特别是9.4节中介语,谈了个人对中介语的研究心得,异常精辟。

相信《语言学论纲》一定有助于推动我国理论语言学的前进,起到其有助于具体语言研究健康发展的理论作用。特别是,相信它会成为国内语言理论教学与研究的很有用的参考读物。

刘叔新

2001年9月12日

书于南开园寓所

序 二

1982年以后,大约有十年的时间,执教而外,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跟华裔美籍学者 Chikang Wu 教授合写 *An E-C Contrast in Syntax* 这部语法著作上面。其间,读书问学,续有所得,也发表了一些有关语言比较方面的论文,1993年裒辑成书,题为“语言问题探索”付诸梓人出版。这些,从做学生的意义上说,是我向恩师邢公畹先生和在学业上同样给我以无私提挈的刘叔新先生交上的一份答卷。

1994年开始,主要从事语言本体理论和语言获得理论的教学工作。一面教书,一面思考,对于传统的或现代流行的学说中自己觉得惑然的地方,依旧向老师问疑,向在一起工作的同道求教,有时也把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拿到课堂上跟我的学生们讨论,希望能使自己头脑中所形成的对于语言的认识逐渐地向真理靠近。语言学是一个十分广阔的研究领域。虽然19世纪末叶瑞士哲人索绪尔(F. de Saussure)播下现代语言科学的种子,后世学者从他的划时代的思想中明确了语言学的真正的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言语,并且在此基础上,人们通过对言语即对语言工作状态的深入考察,发现了语言的一些很重要的性质;但是,事实上,作为人类特征之一的语言的大门仍然紧紧关闭着,没有谁曾轻易地把它叩开。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只就语言来研究语言很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也许正

是由于这一认识上的进步,语言学在传统的语言本体研究继续向纵深发掘的同时,也有许多学者从人类学、人类考古学、生理学、心理学和从来就把人和世界的关系作为工作目标的哲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入手,围绕着这一始终未现其真身的扑朔迷离之物,群起而攻之。

近数十年来,西方有布龙菲尔德(L. Bloomfield)、乔姆斯基(N. Chomsky),中国有赵元任、高名凯这样的语言理论大师,各自以其特有的聪睿目光审视语言的工作情况,寻找语言的存在方式,成绩斐然。进到近一二十年,东土西洋开展更广泛的学术交流,新见卓识接续涌现,语言学研究四面花开果绽,一片生机,中国语言学圣坛上出现的灿烂的研究成果可说是这种气象的一个写照。孔子说:“见贤而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省思之余,每以愚钝自惭,以在离开南开母校近二十年的时间内学业上进步不大为憾。

本书的内容,就总体而言,大部分是这些年我为研究生讲课过程不断改写的讲义。叙述中,除重申历代学人传承发展庶成定论的知识外,也有以自己学力和就自己所掌握的材料推演阐发的研习心得。才疏学浅,认识上谬陋乖舛之处在所不免,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在本书准备付梓的时候,我要向国家汉办领导和天津师范大学科研处负责学术工作的同志鸣谢,感谢他们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精神和物质上的全面扶助;向八十八岁高龄的公畹师和年近七旬而依然壮心不已的叔新先生鸣谢,感谢他们为本书审读初稿和惠写弁言。掩卷遐思,同时很沉重地感觉到书中所包含的家人的贡献,我要特别感谢母亲石淑心女士对我的哺育和培养,她一生含辛茹苦为我做出的重大牺牲,我当铭记终

身;感谢二十多年来与我朝夕相伴、全力支持我进行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妻子郭春香,她的帮助使我在艰难困顿时磨砺自持,在宽余顺遂中龟勉不怠,可以说,没有她这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

“抬眼处,远红近绿,正是芳菲时节。”这是我出版《语言问题探索》那本论文集时在自序中写的一句话。如今七个春秋过去,憧憬依然,在束稿消闲的快乐中,采音撷韵,赋《自度曲》志感:

芦淀鱼肥,田畴米硕。梦里依稀旧雨,尝把心儿
掷。翘首飞鸿,临风问讯,相约何难适。望断天涯几
处,春树暮云隔。逝水流光秋去也,任他橙与赤。无
为里,且安排,些收获。挨得田村时候晚,参差巷陌。
引长思,衷曲诉来年,新丰麦。

曲终,烛光闪烁,借《诗经·小雅·庭燎》句以记斯时:“夜如何其?夜未艾。”是为序。

张 旭

壬午孟春写于

天津师范大学寓庐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语言	(1)
1.2 语言的获得	(7)
第二章 语言系统	(15)
2.1 概说	(15)
2.2 单位和规则	(15)
2.3 保守性	(21)
2.4 变异性	(24)
2.5 方言和标准语	(30)
2.6 普遍语言和个别语言	(35)
第三章 音位观念	(38)
3.1 概说	(38)
3.2 音位论	(38)
3.3 超音段音位	(48)
3.4 音位分析	(55)
第四章 词汇	(62)
4.1 概说	(62)
4.2 词汇单位	(63)
4.3 层系	(70)

4.4 聚合	(75)
4.5 词汇的发展	(82)
第五章 语法	(87)
5.1 概说	(87)
5.2 语法配置要素	(88)
5.3 句法	(96)
5.4 形态	(100)
5.5 词法	(104)
第六章 语义	(110)
6.1 概说	(110)
6.2 意义	(111)
6.3 概念	(112)
6.4 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	(113)
6.5 语义单位	(116)
6.6 语义结构	(120)
第七章 语用	(123)
7.1 概说	(123)
7.2 前提	(124)
7.3 合作原则	(127)
7.4 修辞	(131)
7.5 语癖	(137)
7.6 得体	(141)
第八章 语言获得理论(上)	(147)
8.1 概说	(147)
8.2 第一语言的概念	(148)
8.3 语言获得的先期准备	(152)

8.4 第一语言获得过程	(156)
8.5 个人语言的发展	(162)
第九章 语言获得理论(下)	(176)
9.1 第二语言的概念	(176)
9.2 有意识获得和无意识干扰	(179)
9.3 情绪和记忆	(187)
9.4 中介语	(192)
9.5 语感问题	(199)
第十章 语言学的演进	(206)
10.1 概说	(206)
10.2 欧洲的传统语法	(207)
10.3 历史语言学	(213)
10.4 现代语言学的开端	(216)
10.5 美国的结构主义	(220)
10.6 生成语法	(226)
第十一章 中国的语言学	(236)
11.1 概说	(236)
11.2 早期的语言研究	(237)
11.3 传统的中国语文学——小学	(240)
11.4 汉语语法研究	(248)
11.5 历时研究	(255)
11.6 共时研究	(260)
第十二章 结意	(264)
12.1 语言作为人类特征	(264)
12.2 语言作为社会传统	(267)
12.3 社会语言和个人语言	(269)

12.4 从言语求证语言	(271)
参考文献举要	(274)

第一章 绪 论

1.1 语 言

语言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人人所有,人人所能,平常而又神奇的东西。它虽不是人类与生俱来之物,但从古至今,差不多每个婴儿降生,都是一岁左右咿呀学语,四岁五岁即谙其用。这样一个学来容易、用来简单的东西,因为通常运用于人们的思想交流活动,传播于说话者双方的口耳之间,闻声而知其有,声过而觉其无,所以一提到语言,似乎都觉得它如在手中,似临身旁,亲切而又熟悉。但是,仔细想来,其实并没有谁目睹过语言的存在,并且一时也难以找到一种方法能够如实地展现出语言的本貌,因此还不能说我们对语言有多么深刻的了解。

那么,什么是语言?语言又在哪里?

回答这两个互相连带的问题最好也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语言是怎么产生的,一是语言是怎样工作的。审事而先洞其源,为的是有利于我们从根本上获知语言存在的真实情况。虽然要做到这一点目前还有不少困难,但这的确是语言学研究有希望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人们想了解语言,想研究语言到底源于何时和到底身为何物的工作并不自今日始。最早,学者们从记述初民生活的古代文献中看到了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一些叙述。其中关于

语言的解释,使我们感觉,或者是出于作者的想象,或者是本自更古老的传说,大都带有类似天方夜谭的神话色彩。我们知道,对于现代学人尚且感到迷惘困惑的问题,不能指望会从早期的,并非直接反映初民语言情况的文献中得到详细而明确的答案,只能从古人的某些朴素的认识中获得某种启示。譬如希伯莱人的《旧约·创世纪篇》(Genesis in the Old Testament)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上帝用泥土造出各种飞禽走兽并把它们带到亚当(Adam)面前让他命名,听凭亚当怎样称呼它们,那就是它们的名字了。”这是所谓语言起源的命名说,也就是认为语言是以人为规定的方式创造出来的一种主张。今天看来,这一主张固然不能用来解释全部的语言起源的问题,但作为解释之一,即作为反映客观事象的某些语言成分——词,特别是物种名词——的起源问题的一种说明,应该说是可信的。在这方面,中国春秋时代的思想家荀子也阐发过大致相同的道理。他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依常理推测,大凡一物之得名,必是一人倡而众人随,最后巩固为语言的成分。当然,所谓“随”,其中也包含了一定的选择性,亦即古人所说的“择其善者而从之”这一最朴素的生活道理。譬如说汉语的人把获自天然的饮料称为“水”[^ɕsuei]便是约定俗成的一种结果,或许命名之初也曾有人把这种东西称作别的什么,但是大家觉得其他一些说法都不如“水”说得方便,叫得自然,因而终于以“水”定名。说英语的人也是一样,他们对于中国人称作“水”的这种物质的称呼应该也经历过各种不同的选择和锻炼,而在water[¹wɔ:tə]这一称呼出现以后,便一倡众随,淘汰了所有可能出现过的或繁或简的其他种种形式,独独留下了water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荀子的高明处,在于他明确地指出了名实关系

依赖于社会力量的支持。“社会”这个词是比较晚近才出现的，荀子称为“群”，所谓“人之生不能无群”。语言得由社会而创造，同时又得由社会而巩固，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荀子能够说出这样深刻的道理，这的确是十分可贵的。

自然，除希伯莱人的见解和中国荀子所论，当然也还有许多古代学者直接或间接地在这一问题上发表的意见，都还不能将其作为证实语言起源的语言学依据，他们只是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朴素的哲学道理：语言之发生，源于初民。可是，语言是在人类产生的哪个阶段上才出现的，这已不是语言学自身所能独立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至少要结合于人类学、人类考古学这些有可能从物种起源的角度对人类语言的发生提供历史佐证的科学。这些科学要考证人类出现的时间，并从生物进化的理论立场出发，提供有关我们的祖先最初被称为人类时所当具备的某些特征。现代人类学研究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直立行走”作为人类自外于一般动物的惟一重要的特征，有些动物实际上也具有直立行走的能力，但却并不能因此说它们也属于人类，譬如黑猩猩；因为还有比直立行走更能标志物种进化的特征，那就是充分地体现了人类的社会属性的心智(mind)能力，这种能力是包括黑猩猩在内的其他一切动物所不具备的。固然，人并非在一切能力方面都超过动物。人作为高等动物——这使我们为难，在我们力图把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时候又不得不把他们拉回动物界，因为生理的共性决定了人类永远不可能超越这个范围，虽然他们已经进化到非常高级或高等的阶段——其区别也是明显地超过其他动物的地方，是作用于他们心理上的善于抽象和善于使用符号的能力。语言是一种符号。使用符号是心智的表现，是人类从直立行走进化到智慧的人(homo sapiens)的一

种标志。不待说,语言的起源一定是在地球上出现了智慧的人的时候,而这时,根据人类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我们知道,大约是在十万年以前。

我们已经有的关于语言起源问题的知识大都限于推测。我们无法追溯初民社会,重睹语言最初发生时的真实情景。不过,这一切并非绝对必要,因为语言学研究的目标其实主要在于最终获得关于语言本体的确切认识;我们之所以表现出努力探索语言起源问题的浓厚兴趣,只是希望通过对语言产生过程的了解,能够建立起我们关于语言获得理论的认识基础。在我们目前的认识水平上,人是怎样获得语言的这个问题,总体说来依然是个未知数。

关于语言本体的研究,虽然科学的语言学产生的时间并不很长,但已有相当数量的著作,详略不同地记述了这段历史中学者们敏锐地观察和精细地剖析各种语言现象的引人入胜的工作。而现在,有许多人,包括一些并非从事语言学专门研究的人,他们从学校教育中已经获得了关于语言的一些最基本的知识。过去很多很专门的学问,今天有些已变得非常普通。当然,把语言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要从根本上弄清语言到底身为何物,把被称为“语言”的这层壳体里面的全部内容都暴露出来,这依然是语言学家的最重要和最后要完成的工作。一个多世纪以来,语言学家们在揭示语言的奥秘的工作中成绩斐然,他们所公开出来的有关语言本体的科学的或接近于科学的学说,足以使我们在研究具体的语言问题时获得教益,使我们能一开始就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基点上,进一步深入地去攫取关于语言的更多方面的知识。

在对语言本体作正面考察的学者中,美国学者萨丕尔(E.